

潮汐文丛

家务清官

张笑天





张笑天

家 务 清 官

中、短篇小说集

花城出版社

家 务 清 官

中短篇小说集

张笑天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10,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300册

书号 10261·190 定价 0.96元

内 容 提 要

出现在这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里的，有奔走于北大荒茫茫原野上厉行改革的农垦局老局长，有坚决地排除家庭内外种种阻挠而主动离休让贤的年迈六旬的市委书记，有离休之后认真回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的沉痛教训并把这种教训传诸后人的白发苍苍的老将军，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前夕回到当年工作过的革命老根据地听取群众呼声并决心为他们谋求幸福的地委书记，有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了青年大学生种种伦理道德观念之后引起深沉思索的某大报有名望的记者，等等。作者或以曲折感人的情节，或以略带抒情色彩的娓娓动听的叙述，或以细腻生动的内心世界的描绘，刻划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众生相，跃然如在纸上。具有启迪人心的意义。

张笑天是近年涌现的较为多产的中年作家。著有长、中篇小说《永宁碑》、《严峻的历程》、《爱的葬礼》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春眠不觉晓》、《三原色》等十多部。本书是从作者近年中、短篇小说中编选的。

自序

花城出版社的同志们热情地为我编选了这本集子，有中篇，也有短篇，按他们的意思，是要精选。可我的作品平庸者居多，实在愧对“精选”两个字。不过，作为一个阶段的创作小结，我仍然希望它问世，向广大读者做一个汇报。

回顾我的创作道路，虽然远不及前辈作家那般充满曲折和辛酸，也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个朋友曾经开玩笑地说我“是从历史的夹缝中站出来的”。虽则是戏谑之语，却也有几分真实。

有好些文学青年不断来信，询问“当作家的秘诀”，我实在答不出，恐怕比我高明的大作家也答不出。好多青年人立志要当作家，甚至发誓终生不渝，这志向当然是好的。可是，据我了解，好多作家们当初压根儿就没有想当作家，当作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虽然这偶然中有它的必然。

我倒是个例外，从念中学时候起，就执迷地做着当作家的梦，可是一直是空幻的梦！等到事隔多年，这梦魂早已不再缠身的时候，我反倒真的侧身文学了，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九五八年，我随同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下到长白山林区半年，调查编写抗联历史，面对大量可歌可泣的历史素材，创作欲冲动，于是写了长达三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白山曲》。可那时，这是被视为“出格”的，于是“白专道路”，“一本书主

义”、“替左倾路线树碑立传”等等罪名接踵而来。这且不算，十年动乱时，书稿又被拿去批判，直到一九六九年我被隔离审查八个月后，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解放”时，我的梦还没有彻底醒来，仍旧煞费苦心地去寻找底稿的下落，殊不知，早被一个造反派的学生拿去当了结婚洞房的糊墙纸，我大哭了一场，笔也扔了，稿纸也付之一炬，赌咒发誓，从此洗手搁笔，不再写一个字。

民间有一句俗语，叫“房檐上的大葱，叶黄根枯心不死”，搞创作的人，“忌笔”的决心和抽烟人忌烟的誓言一样不可靠。当天空晴朗起来的时候，当百花园里不再仅有八朵花的时候，我又按捺不住，跳了出来。

这次的“跳”，有人助跑，这助跑者，在我背上推一把者，当然是文艺政策。所以我说，光作梦是不会成为现实的。

我开始发表作品，是在六十年代初，杂文、散文、小说、诗歌，什么都来，也常在报刊上发点“豆腐块”文章，真正象点样子的小说，是一九六四年经王汪同志编发在《长春》月刊上的小说《种瓜记》，后来选到百花丛书的集子里，那是我童年积累起来的农村生活的。

去年，《光明日报》曾发表了肖云儒同志评我几部中篇小说的文章。据肖云儒同志替我总结，我是“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是“专擅发掘现实尖锐题材”的。这自然有过奖的成份，但是，我的小说（尤其是中、短篇），以现实题材为主，这倒是事实。

有好长一段时间里，文艺界的同志们对文艺作品的功能

争论不休，我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见解。一来，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按照评论家们的理论原则去创作；二来，我觉得有些问题本来是常识问题，无须争，无须一定要给它下一个什么定义。

曾经有人说我的作品“左右逢源”，意思是说既有揭露阴暗面的，也有所谓歌颂光明的。我不敢苟同这种说法。我以为文学作品归结起来有两个字：真、情。动情、感人的基础是真实，只有真实，才能获得读者的赏识，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当前来说，惟有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现代生活，才更能够引起人们共鸣，这是我以现实题材为主的原因。我既不想当时髦的纯揭露派，也不想当通常所说的歌德派。我的作品，在揭露阴暗的同时，也从来不忘记重点去挖掘人们心灵中的善的、美的东西，善与恶是不能须臾分割的两面。

就《家务清官》来说，就是我这种创作思想的代表。

有好长一段时间，通过大量现实生活，我发现了妨害四化向前进的阻力，在于我们的行政机构臃肿，各级干部年事太高。但是，如果正面去写老干部让贤，未免有图解中央政策之嫌；把老干部都写成“占着茅坑不屙屎”的人，也是极不公平的。为了选择这个角度，我有意识地深入接触并研究了、解剖了几个高级干部的家庭，我发现了从前没有注意的问题，家庭阻力是相当大的。于是我写成了这部中篇。

发表以后，文艺界一个朋友曾拿着这篇小说给几个领导干部看，其中一个说：“这个作家好象到了我们家似的”，另一位说：“我能接受，叫我老婆看到了，那可要骂街了”……

可见这篇作品还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使我心稍安，因为我并不是要猎奇，或者博得某些人的掌声。

现在，西方风行所谓写人的异化的小说。前一时期，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也出现了好多写兽性、变态的一股风。我不否认，在泯灭人性的年月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确曾发生了好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非人道的悲剧，可是这毕竟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流，潜藏在人们心中美好的东西还是多得很，作家们有义务去恶扬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主张写人的净化的，这在恢复社会公德的今天来说，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这个人，挑别人毛病常常还准确，对待自己却不甚了了。所以这个集子仰赖花城社的同志代劳。今天认为还过得去的，明天也许就是羞于见世面的东西了，一方面可能由于行市涨落不定，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我的幼稚，反正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事实上已经见过的了。

1982年4月22日写于长春

出版说明

《潮汐文丛》选编活跃于当代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个人结集出版。

责任编辑：杜渐坤

封面设计：陈 新



目 录

- 1 自序
- 1 公仆
- 94 家务清官
- 180 老将离休之后
- 235 逝水流年
- 257 公开的“内参”

公 仆

从自己身上踢头三脚

双凤河农场管理局的老局长顾星辰官复原职了。

这消息一阵风似地刮遍了三江平原。用北大荒的土语说：正应节气。此时刚交初春季节，草木欲萌，百废待举。在顾星辰的老相识们看来，当北归的大雁翅膀携来春风的时候，北大荒第一员战将重又挂帅出征，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一阵子，在双凤河管理局上下，无论是年过半百的第一代北大荒开拓者，还是耳闻顾星辰德政的后来者，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无不预言顾星辰要出山的。

果然，顾星辰随着解冻的双凤河驾临了。有一个老头竟然打了一句诨：“今年双凤河跑冰排山崩地裂，是武开河，哼，瞧着吧，顾局长东山再起，也保险是个武荏子——大刀阔斧！”

北大荒人的怀念和期望，对于顾星辰来说，不是荣誉，

倒实在是个压力。他常常问自己，我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呢？这是顾星辰近来思索最多的一个问题，有时甚至使他头脑胀痛不止。

其实，在人们准备隆重欢迎老局长的当儿，顾星辰早已背着行李卷从遥远的茶条河“五七干校”悄悄回到了双凤河。

他没有声张，也不出去走亲访友，整天把自己锁到招待所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把管理局组织科的人事、干部档案调来，一份一份地仔细翻阅，连“走死逃亡”者的卷宗他都不放过。管政工的秘书们不知道老局长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又不好深问。好多人还以为他是个上访者，因为他整天和住在招待所的上访者泡在一起。也难怪政治部的人不敢泄露顾星辰回来的消息。熟悉他的人怕他三分，不熟悉他的新手简直怕他七分！据传闻，这个干瘦的老头脾气坏得出奇。

春天白昼短，一眨眼工夫，日影从窗上沉下去，天已经黄昏了。顾星辰从案卷堆积如山的小方桌前抬起头来，拳头狠狠往桌上擂了一下，墨水瓶、毛笔全都震得跳了几跳。

他不是对别人发脾气，他在恨自己，恨得坐不稳、立不安。他常常问自己：“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这第一把火应当从哪里点起呢？”

现在，这个一直没有答案的问号又在他脑际盘旋开了。

他“砰”一声推开小风窗。早春带有浓重凉意的晚风扑面而来，吹拂着他那稀疏、灰白的头发。他今年刚交五十五岁，可是面目苍老得象六十开外的人，个子矮小、干瘦，额

角的青筋总是簌簌乱蹦。但是只要你望望他的眼睛，你准会首先避开，那是一双永不衰老的、灼灼逼人的眼睛。有人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大概只有通过顾星辰这对一点不能藏污纳垢的心灵之窗，才能窥到他那火热的胸怀吧？

这时，没有玻璃的木板门响起了“笃笃”的叩击声。

“晚饭不吃了。”顾星辰以为又是招待所的服务员小谢来催他去吃晚饭，就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门还是“吱呀”一声推开了，顾星辰掉过头来，却见是个梳两根羊角辫子的姑娘从门缝里探进圆圆的面孔，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有几分胆怯，却又有几分调皮的稚气。顾星辰眯了眯眼，觉得这张面孔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一时记不起她是机关科室的、还是下边哪个作业队的。

顾星辰见这姑娘不肯进来，就故意粗声粗气地吼了一句：“这是什么规矩？探头探脑？我屋子又没挂杀人刀！”

这姑娘顽皮而稚气地“咯咯”一乐，挤进门来，背靠房门说：“人家都说你脾气大，就把这倒霉的差事推给我来干。不过，我才不怕你！”

“嗨！”顾星辰虎起脸来说：“那你等着瞧吧。好了，先报字号：你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工作？”

这姑娘偏偏不报字号，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顾星辰，她是临时抽调到“运动办”的，至于从哪抽来，她同样没有说明。

“告诉你，跟我保密可没有什么好下场。”顾星辰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又坐回到案卷如山的小方桌后，问道：“那么，先说说他们要你办一件什么倒霉差事吧。”

这姑娘打量了顾星辰几眼，用一种做思想工作的口气说道：“你知道，当前正是给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时候，来上访的人、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人比较多，相应之下，咱这个只有三十几张床位的招待所就显得不适应需要了。昨天，连招待所的值班室、被服仓库都腾出来搭了临时板铺。我想，这种暂时现象，你是能够理解的……”

话说到这里，被顾星辰打断了：“哈，你倒挺会搞思想教育！到此为止罢，我可从来讨厌拐弯抹角。是不是要在我屋子里加几张床？”

“不是几张，”姑娘忍住笑，说，“是一张。刚才，有一个远道来的同志，没地方住。这个人，从前，为咱农场立过功的，我觉得，怎样招待都不过分……”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来人一种明显的崇敬。

“别罗嗦了！”顾星辰挥挥手站起来，“床在哪里？我去和你抬！行政科长真是个好蛋，干嘛打发你来动员我？”

姑娘歪起头笑道：“因为……他们说，只有我能制服你……”

“唔？”顾星辰打量着姑娘，叉起腰来说：“嘛，你真能夸口，你有这么大本事？”

姑娘笑了：“我本事不大，我可以搬救兵啊。”

“救兵？”顾星辰问道，“你能搬动谁？”

姑娘有点撒娇地说：“我爸爸呗！”

“你爸爸？”顾星辰眯起眼睛重新打量一下这个有几分面熟的姑娘，心里冷丁一动，不禁叫起来：“小鬼头，跑来跟我

捉迷藏！你是陈冀湘，对不对？哼，你的名还是我给你起的呢，你爸爸老家是河北，你妈原籍是湖南，生你那年，正是志愿军赴朝作战过江前夜，你爸爸在丹东，没人给你落户口。我跑到派出所，才想起来没问你该起个啥名，嘿，幸亏我当时想出了这个好名儿，若起个陈丫蛋，你也得叫一辈子，哈哈……”

陈冀湘“咯咯咯”地乐了：“听妈妈说，你脾气满大，有一回同我爸爸吵起来，把酒瓶子都摔了。”

“那是轻的。”顾星辰哈哈大笑道，“不过也别听你妈妈夸大其词。我并不那么凶。你忘了？你小时候，骑在我背上，拿柳条棍抽我脖子当马骑，我从来没炮过蹶子呀！”

陈冀湘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两个人抬来一张瘸了一条腿的床，打横摆在靠窗的地方，却怎么也支不稳。陈冀湘要去叫木工，顾星辰却说不行。他趴在地上，用一块小木楔子塞到榫里去，拿砖头敲打着，问陈冀湘：“快十年没见到你爸爸了，你都出息成大姑娘了。小湘，你爸爸干嘛不来看我？”

陈冀湘说：“你别忙啊，他也是刚刚落实政策回总局，一有空，他还不搬一箱啤酒来灌你呀！”

顾星辰拍拍手上的尘土站起来，往床上一坐，吱吱呀呀一阵乱叫。

顾星辰摇摇头说：“看来，只好由我这个瘦子住这张床了。若来人是个胖子，会把床压碎的。”

陈冀湘道：“他也许比你还瘦！”

“是吗？”顾星辰问道，“到底给我弄来个什么人作伴呀？”

陈冀湘似乎不大想说，故意卖了一个关子：“见了面就知道了。反正，他应当算个好人。”

“好人就是好人，怎么叫算个好人？”顾星辰说。

陈冀湘说：“也许，你就不那么喜欢他！”

顾星辰道：“是吗？”

陈冀湘“咯咯”一笑，她已经圆满办妥了这件“外交”，高兴高兴地跑回办公大楼复命去了。

房间里，又剩下了顾星辰一个人伴着一大堆案卷。

天渐渐暗下来。他点起一支香烟，扭亮桌上的台灯，又抽出一份档案，立刻沾了一手尘灰。

这个牛皮纸口袋，一点折痕都没有，落满灰垢，看来是多少年没人问津了。

他小心地解开白线绳，抽出卷宗，打开，第一眼就看见了登记表上方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浓眉大眼、端庄清秀的青年，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履历也很简单，小学、中学直到农学院……可是按年龄推算，这个人十七岁入大学，十八岁就终止了求学历，这是怎么回事？

答案在下一张表里。这是一张由双凤农管局五人小组签署意见的右派分子审批报表。原来这个青年大学生在读到二年级时，由老师带领到北大荒来上土壤分析实习课，那时正值农垦先遣队——老铁道兵开进北大荒踏查建场的初创时期。这个大学生由于在农垦战士当中“煽动闹事”、“散布右派言论”而被农学院实习队和双凤农管局五人小组联合定案，